

世上只有我背时

世上只有我 背时

野莽 著

中国文学出版社

(京) 新登字 137 号

世上只有我背时

作 者: 野 井

责任编辑: 伍 棻 人

责任校对: 陈剑英

封面设计: 上官丰

版式环库: 老 朋

出 版: 中国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阜外百万庄路24号

邮政编码: 100037

电 话: 8326644 转 2360

印 刷: 水利电力出版社印刷厂

国际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国际书店)

国内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字 数: 180千字

开 本: 787×1092

印 张: 8.5

印 数: 1—3,000

版 次: 1993年5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1993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71-0192-4 / I · 166

定 价: 6.80元



版权所有, 盗印必究。

印装错误, 寄厂退换。

内 容 简 介

这一部小说与众不同。俗话说：人背时放屁都打脚后跟，此言可列为真理。本书主人公才华横溢，前程无量，却因在县长选举会上不慎放了一个屁，被指为破坏，记录入档，贬到乡下八年；后千辛万苦考入大学，想取出材料重作新人，不料经隐私败露反脸成仇的第一个女友检举，被校方开除；无奈之际，窃人成果，混进研究生院，毕业后分配到动物研究所，时刻怕人识破，处处表现积极，为了研究狂犬病，只身下乡捉拿疯狗，险些送命，然而真相还是大白，再次被开除出所；他改学写作，并当上了一名编辑，不仅白天努力工作，夜里也坚守在编辑部里，但又想不到的是，每晚都有一个女人准时给他打电话，倾诉寂寞之苦，长谈到深夜，拒之不走，挂之又来，终使他的第二个女友发生误会，愤然弃他而去。他忍无可忍，在市话局的帮助下顺藤摸瓜，终于查出那个无耻女人的私寓，却得知神秘的女主人早在一年零七个月前就已死去；他结识了第三个女友，约她前去桂林度假，接站牌上因开了一个玩笑，竟使人真的认为这黄毛丫头是外国影星，轰动全市。女友受此殊荣，居然假戏真唱，将他一脚踢掉，而投入一个真洋人的怀抱。他愤怒揭发，却无一人肯信，最后反以破坏国际关系罪被捕。这非凡的遭遇促使他成为一名出色的讽刺小说家，出狱之后，作品屡出，不幸大难又降，由于一部小说中两个主人公的名字与人巧合，他又被人联名上告……

整部小说情趣盎然，妙语连珠，结构奇特，匠心独具，拆之可断章取义，集之却浑然一体，是一贯追求别具一格的作者的最新创作。

背时者说

我的家乡在南方。我的家乡有个如雷贯耳的词儿可能北京人还听不懂，抑或是半懂不懂似懂非懂。这个词儿叫做背时，而北京人顶多只知道一个倒霉。其实背时比倒霉更能体现出深厚的中国文化。我想不通我们的语言传播者们为什么没有用抑扬顿挫的普通话向全中国普及推广。背者违也，时者运也，它是说一个人若是老以背对时运，那就活该他一生都陷入可怕的阴暗面。

围绕背时二字，家乡人又高度概括出许多生动哲语，掷地而发金石之声，聊举数条，以供鉴赏：

曰：人背时鬼推磨。是说你若背时，欺负你的决不仅仅是人，而且还有鬼，落井下石的鬼可以半夜三更把你家一扇打豆腐的石磨推得呼呼噜噜的转，害你睡不成觉，第二天上班打不起来阳气；

曰：人背时生的娃儿没有后脑勺。后脑勺即从人脑后部挖出去一截儿的骨头，而那骨头并非等闲之辈，有民间的接生婆婆兼相术大师断言：前挖金，后挖银，是说前额颅骨生得大的娃儿将来第一有钱，后脑勺骨生得大的娃

儿将来第二有钱。然而你背时，你生的娃儿不仅没长前面那个挖金的东西，而且连后面那个挖银的东西都没长，这就被彻底剥夺了将来发财的机会，命中注定还要继承和发扬你的穷棒子精神；

曰：人背时喝凉水都卡牙齿。这话很叫人想不通，喝水而且是喝凉水，又不是西湖龙井茶，又不是绿豆小米粥，又不是红枣银耳汤，凉水里除了微生物什么也没有，走运的人喝凉水咕咚一声就下去了，拿手背擦擦嘴，去作大会发言，其清亮圆润的嗓音立刻博得首长赏识，先发他一个党员，接着再发他一个科长。然而你背时，你喝的那碗凉水分明也是从未来科长喝过的那只桶里舀出来的，你喝了却不是咕咚一响，而是咔滋一响，因为把牙齿卡了，你抠半天也抠不出有什么玩艺儿，花两块钱上医院看牙科专家门诊，专家胸有成竹地抄起一把钳子撬进你的嘴里，狠命一拔，就血糊糊拔了出来，你用手接过一粒老玉米似的物质痛心疾首地大叫：我不是要你拔牙我是要你看我牙齿缝呀，专家洗完手说，要看你自己回去看吧，你的牙齿缝现在大得多啦！

曰：人背时屙尿都打卷卷儿。我亲眼见过走运的人屙出去的尿如同洪水猛兽一般，气势汹涌，一泻千里。然而你背时，屙出去的尿却连尿线也不直，打着卷儿溅一些在自己的皮鞋上。人老三不才，屙尿打湿鞋。可你还没有老哇，你为什么要打卷卷儿呢？足见是人背时，未老先衰。我们就不说迷信话了，说句医学用语吧，你一定是前列腺有问题，一定是某个环节的保守势力在从中作梗，致使你的

尿只能呈螺旋状的小踏步前进；

曰：人背时放屁都打脚后跟。这就更离奇了。本来屁体制受制于屁器官的位置，应该呈斜线地扩散出去，然而你背时，你的屁居然打破常规而直线向下，象牛顿试验两个铁球同时着地那样，自由落体式地打中了自己的脚后跟，害得你正挽着一位漂亮的女朋友豪情满怀走在首都的王府井大街上，步伐却一下子失去了矫健，甚至连刚买的新皮鞋的鞋后帮也被打裂一个口子。你拿着发票去鞋店严肃地要求退货，鞋店小姐杏眼圆睁：我们的皮鞋都是省优部优，一天卖一千零八十二双，天然人造牛皮，三包不退不换，你那只脚是叫什么打的吧？你快快地一边撤退，一边咕叨：叫老屁打的！

在本书的第一章里，我就讲了一个放屁背时的故事，不过没打脚后跟，而是破坏了庄严神圣的选举大会，因此被发配充军。其背时的程度，远远超过了鬼推磨，娃儿没后脑勺，卡牙齿和得前列腺炎。

上述这些家乡名言，其作者大约都曾经是背时之人，将亲历之事，肺腑之痛，进行精辟而又形象的总结，以比兴手法，炼字锤句，终成妙语，脍炙了南方半个中国的人口，其哲学思想和艺术成就，不下于三言二拍，甚而至于部分唐诗。“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不就是因为老杜甫背了时，连茅屋也为秋风所破，茅草也为群童所抱么？

我们中国人对人之背时走运，一贯处以消极悲观主义的态度，以为此乃天意，人难逆转。因为上下五千年文

明历史告诉人们，与天斗，其斗无益。于是习惯在身遭不测之时，仅以一声长叹聊作注脚：人背时啊！

假设你和你们村长的儿子同样考了五百多分，甚或你的多比他的多还多二十多，但人家上了名牌大学，你却接到一个师专的通知，你说人背时啊！毕业后人家分配到首都北京地安门，你却被一辆老式汽车拖到山里教贫下中农子女识字，车到九曲十八盘的山路上还扑的掉下一只轱辘，你说人背时啊！在那里你看见两个肉滚似的女生在英勇格斗，你义不容辞地前去作停战演说，不料一只钉了铁掌的四十码女皮鞋在空中踢飞了，宇宙飞船一般正好和你的嘴巴遭遇，你说人背时啊，说完嘴就流出鲜血，肿一寸高，十三个星期讲不成课。年底学校评职称，你的名额刚好被从食堂调到资料室的校长老婆顶去，因为你的连续工龄中断了三个月，正好符合停评标准。你再争取三年后的下一次吧。你说人背时啊！那名踢飞皮鞋的女生还没毕业就被电影厂挑去演孙二娘，她用第一笔片酬给你买了一个大蛋糕，以表当年歉意。想不到的是你只吃到第三口，一根铁钉嗖的刺进了你的咽喉。你捂着血流如注的嘴给伪劣产品打击办公室打电话：你们的蛋……由于喉咙里中了一枝利箭，发音不免散气，说“们”字时嘴形略微有一点儿大，伪打办一听就破口大骂：谁妈的蛋？你妈的蛋！你妈才下蛋！

至于日常生活中的背时事就更叫你不可思议：

人家屈子里少了八块五角钱，世人都怀疑单单怀疑是你，因为你穷得十几年吃食堂如一日，而今天却鬼使

神差下了一顿馆子。人家坚决要去餐馆查个水落石出，这一查果然从帐上查出一盘麻辣凉拌肚丝儿和一瓶燕京啤酒，不多不少正好是八块五角钱。可是天哪，那八块五角钱是你勤奋写作十年终于挣得的第一笔稿费，你本来写了五百个字被编辑删去了二百多个呀；

人家已经确定要买结婚床的女朋友突然告吹，人家不杀张三不杀李四，一把明晃晃的切西瓜刀偏偏逼上了你的脖子，说是血债要用血来还，因为全世界只有你才知道他屁股上长了一颗痔疮；

你正带着四十度高烧悲壮地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办公室主任忽然奉顶头上司之命通知你被开除，原因是上周中央首长下来视察，对你伸出右手而你却用左手接住别别扭扭地握了一下，据目击者说首长走时脸上已经由红变黑。其实那天你的右手打了三个大泡，星期天给老婆洗衣裳洗的；

你正在家里看书或者写一篇小说，脑袋上叭的挨了一击，举首一看，屋顶破了一个大洞，脚下落着一块血石，耳边隐隐传来一片爆炸之声。你手捂破头，仰天喊冤：真是人在屋里坐，祸从天上来呀！

背时人事，日渐不鲜，目睹耳闻，身阅亲历，遂生记述之念，小说缘此而成，边写边发，聊作“人背时啊”的书面感叹。第一章曾载于沈阳的《鸭绿江》，第二章曾载于成都的《青年作家》，第三章曾载于上海的《小说界》，第四章曾载于武汉的《长江》，第五章曾载于北京的《青年文学》，最后所附一篇动笔最早，曾载于长沙的《芙蓉》，有意识地四

处扩散，以证背时之广。

诸章陆续载出之后，有友人读罢提议：何不联袂问世？羞惭之中我信口谄出二句打油诗道：书中尽为背时事，只恐书名亦难题。友人曰：背时非你过也，索性磊落正大，不以为耻，就叫《世上只有我背时》，何如？我言无人作序，友人曰：人怕背时，你自写罢。我言无人出版，友人曰：人怕亏损，你自作罢。我心便痒，假遵友人命而整理书稿，直题书名，自序自出。未曾料想忽有意外喜讯飞来，友人代为征订，数乃盈万，且闻讯而求购者千里飞鸿，以好其奇。便窃喜不禁，暗忖莫非走运气的伪面孔文学真已被人识破，遂令背时者得一虚席？又莫非人将此书作人生不愿背时者教科之书，人手一册，排课必修，活学活讲，勿复勿再？如此揣摩，竟生英雄崇高之心，想若真能为人类做此贡献，虽背时一世，亦背得其所矣！

是为自序，作毕，人该要转运了罢？

1991. 7. 4 日

北京神虫窟



作者像

野 莽：湖北竹溪人。生于一九五三年十月一日。本名彭兴国。武汉大学毕业。著有中篇小说集《野人国》，短篇小说集《乌山故事》、《乌山人物》、《乌山景色》，长篇小说《兄弟情仇》，以及未结集作品多篇。现为北京某社职业荐稿人。嗓门儿大。说的是真，写的却是假。故此小说不宜对号。

目 录

序：背时者说	(1)
第一章：神秘纸袋	(1)
第二章：动物研究	(45)
第三章：杂种电话	(90)
第四章：欢迎玛丽	(136)
第五章：小心告你	(185)
附：被告之作 ——《魔镜》	(201)

第一章

神秘纸袋

那时我乃英俊童男，姑娘好逑，茵小姐为我神魂颠倒，多次在梦中叫出我的名字。然而在一次选举会上，我不慎放屁一个，其音之清脆，令全场哗然。德高望重的老县长恰在那次被选下野，忠心耿耿的组织、人事二科长双双大怒，说我含屁射影，攻击神圣选举等于放屁，声言已将此事件记入档案，把我贬到乌山背石乡。形势急转直下，茵再见我时居然扭脸而过，害怕臭从鼻入。为了走出低谷，我卧薪尝胆，发愤苦学，终于以优异成绩考入名牌大学。茵闻讯恸哭相送，黑暗中投入我的怀抱，并为我设计一条，要我请钢铁朋友老闷儿假装政府人员，从我的档案中取出关于屁的记载，以利分配而奔向更加美好的未来。老闷儿仗义勇为，以萝卜刻章，私制公函，一举将此档案取来交我处理。开档后我目瞪口呆，那玩艺儿原来是一个空壳。毕业在即，我的形势一片大好，此时我已暗暗看中八朵校花，并无意中发现茵的隐私，决定将茵无情抛弃。茵看出我的狼子野心，一声冷笑，到校方告我私毁档案。我被立即开除，连夜滚回乌山背石乡。

据说像我这样的人才，前程可以无量，当个国家部长之类的官儿，一般没有多大的问题。即使退一万步说，混到中央一级实在没有太大的把握，那么省长市长，我想是稳操胜券。至于县长那大的七品芝麻官儿我是绝对不愿干的，那玩艺儿只管几十万人马，没有多大意思。

我是从一岁零八个月时，开始认识到官儿的重要性的。那天我爬在母亲的工作台上，正豪情满怀地屙一泡骚尿，听得一位阿姨对我一声大叫：县长割鸡鸡来啦！吓得我的尿戛然而止。其实当时的我并不知道县长是一个什么东西。我只是从阿姨制造的恐怖气氛中朦胧地领会到，那个名叫县长的家伙会手持水果刀来割我身上的那个宝贵零件。从那以后我就莫名其妙地想当官儿了。因为当了官儿，可以把幼儿园里一个个小朋友的尿吓得屙在裤裆里，那将要多过瘾有多过瘾。

可是八年来我不下一万次的痛苦地反思，一万零一次反思出的悲剧之源，都是因为那股气体，或者说是那个声音，直截说吧，就是我放的一个屁。在县里召开的一次县长选举预测会上，我放的。当时组织科长正在宣读一个严肃的文件，我的身体下面突然古里怪气的一响，把整个会议室的人都逗笑了。事后我陆续听到的大约有三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像牛叫，一种说法是像唱歌，还有一种说法是讥笑组织科长念得“不不不好”。组织科长的宣读被迫中断了半分钟之久，而向我射来异常恼恨的一眼的，却

是人事科长。那两道眼光像是两排子弹，一下子把我扫瘫在凳子上了。

那年我年方十八，中学毕业刚刚参加工作，职业是在县政府当一名通讯员，长得秀秀气气，白白净净，虽然暗藏着一肚子的政治野心，但是表面上却是腼腆腼腆，羞羞答答，和人说话脸上还喜欢那么一红。凡是男人都笑我是一个大姑娘，凡是姑娘则都说我是一个美男子。全县城的姑娘们谁都不爱，就抢着爱我一个人，这是众所周知的一个热门话题，并不是我自己吹牛。随便举个例子吧，在我工作的县政府里有个名字叫做茵的女打字员，因为一天到晚都扒心扒肝地想我，想得昏头昏脑六神无主，平均每天都要打错二十三个字。不过我对她却没多大的兴趣，总觉得她的牙齿好像从来就没有刷干净过，因此对她为我受到的批评概不负责。

然而当那个放屁事件发生之后，我在姑娘们心中的地位一落千丈，她们见了我不再眼含秋波，却一律改作掩口而笑。好像她们根本就不会放屁，甚至根本就沒长放屁的器官似的。她们不约而同地对我表示了深切的失望，认为我辜负了她们的爱，后悔当初没有看出我原来还是一个放屁的家伙。茵在这一方面表现得尤其势利，与我相遇时，一定保持在三米开外，并且还把身子微微地侧过去，似乎选举会虽然早已过去，但我身上仍然余屁绕梁三日不绝。基于这一点，我发现茵不是属于患难夫妻一类的婆娘，于是更加下定决心，要彻底将她抛弃决不留情。

这还不是真正的悲剧，真正的悲剧还在科长那里。事

情发生后的第三天，两个科长分别找我谈了话。一个教育了我一个上午，一个教育了我一个下午，态度威严，口气凌厉，分析深刻，批判尖锐。具体有些什么话我都没有办法记住，只有几句最要命的我永远也忘记不了。组织科长说我用特殊手段破坏了党的选举政策，因为早不放屁迟不放屁，而恰恰在念到那段最关键的文件时放屁，并且声音还那样响，调子还那样怪，这不是转弯抹角地攻击党的政策等于放屁吗？人事科长则说得相对简练一些，他明确地告诉我说，他已经把这件事情记入了我的档案！

当时我吓哭了，险些当场晕倒过去。档案二字犹如五雷轰顶，震得我的脑壳嗡的一响，眼前就看见了末日的来临。在此之前我听到过很多关于把一个人的问题装进一份档案的残忍的故事，凡是这样的故事，结尾百分之百是凶多吉少，在劫难逃。其中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有三例，一个咬雷管炸碎了脑壳，一个从七层楼上跳下来摔断了两条腿，另一个吓得得了精神分裂症，白天吃屎喝尿半夜哈哈大笑。那一年我还幼稚得要命，说句不怕丢人的话，我还没见过档案是一个什么样的玩艺儿，想象中大约是配置着密码番号的保险柜，或者安装有电子报警的黑匣子，用手一摸就亮灯，就喂儿喂儿地乱叫，反正无论你是武功多么高强的英雄好汉，只要你的材料一旦落入那里面，那么你就插翅难飞了。那玩艺儿可能有点儿像是《封神演义》里的什么宝物。这下子我可能是一辈子完了，是坐牢是枪毙都很难说，至于省长市长以及国家部长，那只能靠来生的造化了。